



正向思惟

③

學習別人的優點

我站在白宮大門口抬頭往上看，看到了如希臘神殿般的白色大柱子，映襯在藍藍的天空上，思想也跳到了另外一個不同的天空。

早在一九一〇年，美國就開始出現第一架專為傷患設計的飛機。一九六八年，美軍又正式啓用由民航機改裝的DC-9「南丁格爾號」為傷患專機，使得傷患空運作業邁入新的紀元，因為DC-9不但能運送傷患，也可以說是當時世界上最摩登的「空中醫院」（Flying Hospital），機上設有護理站、手術室、藥櫃、廚房、冰箱及盥洗室等設備，以作為緊急醫療之用。相較之下，台灣的傷患專機大概只能稱為運送專機，因為機上沒有醫療設備，只有一個「空中傷患後送分隊航護箱」，裡面放些簡單的藥品，另醫務士官攜帶

簡單氧氣筒及抽痰機，其他就沒有了。

我到了美國以後，前兩個月在德州航空太空醫學院上課，後兩個月則是上傷患專機實習。當時美國總共有五大傷患運送基地，東西南北中各一個。整整兩個月的時間，我跟著美國的航空專機四處飛，紐約、芝加哥、舊金山、洛杉磯、華盛頓、休士頓……四處都走遍了。美國的航空護理非常成熟，我在讚歎之餘也驚覺台灣航空護理的落後實在有待改進，於是，我很努力地學習，希望將美國的優點引進台灣。

赴美進修航空護理 眼界大開

首先，美國的航空護理很專業。在美國接受航空護理訓練的時候，每次起飛前，機長都會花很多時間讓大家演練海上逃生與陸地迫降的應變動作，我心裡很納悶：「意外發生的機率不是只有十萬分之一嗎？為什麼每次都這樣正經八百的？」跨海起飛前，機長一定會向大家做簡報，再複習一次海上迫降的基本動作，也分配好個人的工作與逃生路線，所以那些動作已經完全深植在我們腦海中。萬一真的出事了，大家也會按照簡報時所演練的，分別

從不同的逃生口出去，「臨危不亂」就是這樣訓練出來的，而這也是「預防重於治療」的具體實踐，真的發生意外，就可以將傷害降到最低。

而且，美國會針對不同的運送病人，做不同的處置。有很多特別的護理處置，是我在這段時期才學習到的。譬如，腿部打石膏的骨科病人，因為不能坐，一定要躺在擔架上，爲了讓他躺得舒服，也避免被鄰床的病人碰到，因此，至少要爲他預留兩個擔架的空間。還有，飛機升空以後，動過腸胃手術的病人，傷口容易裂開，所以要事先準備好加壓的束腹帶。這些措施在當時的台灣都是看不到的。

我最喜歡、也最驚歎的一點是，美國有很多醫療用品都是用過即丟，護理人員完全不用負擔清潔的工作。譬如：紙製的床單、枕頭，塑膠製的針筒，便盆外裹著塑膠袋，用完以後只要將塑膠袋拆下丟掉即可。每次我將這些病人用過的物品分類處理後丟棄時，心裡不由得燃起一股得意之情：「對嘛，這才叫專業呀！」腦袋裡總是忍不住想起我在台灣洗針筒、引流瓶、導尿管及提尿壺的歲月。



美國總統接見 初識大國風範

有一天，美國總統尼克森邀請我們這群來自國外的軍官訪問白宮。當我站在白宮大門口，抬頭向上仰望的時候，看到了如希臘神殿般的白色大柱子，映襯在藍藍的天空上，我的思緒也跳到另外一個不同的天空。小時候，我常常坐在澎湖海邊，夢想著要飛翔天際，如今，真的飛上藍天了。我一步步地踩著階梯往上走，看著眼前大大的階梯，逐步往美國總統走去，真有大開眼界之感。

短短四個月，體驗了不同的文化與生活，在專業上也大有長進。航護訓練開拓了我的視野，我的眼界跟出國前不再一樣。回國後，父母不再反對我的婚姻，我嫁給了一個飛F-104戰鬥機的飛行員，同時接任屏東第六分隊後送分隊的分隊長，管理全國傷患專機的運送。通常，航空護理師只能做一年，我受訓回來以後，已經是美國DC-9傷患專機合格的航空護理師，於是接任主管職，不受工作一年的限制。

學習美國航護優點 建置空中醫院

接任分隊長後，我開始著手改裝飛機上的設備，首先申請大批醫療器材，除了購置傷患專用的海棉墊、安全帶、隔離帳等機內必需的設備外，還換裝航護箱、抽痰機、急救甦醒器（Ambu）等航空護理設備，就像美國的空中醫院一樣，機上有護理站、藥櫃、緊急設備，一旦病患危急時就可以做緊急處理。

除了空中醫院的建置外，我也開始寫書。出國前的一年航護生涯讓我深深覺得航護資料的不足。早年的教育，都是老師說多少，學生抄寫多少，連一本教科書都沒有。見識到美國的專業與先進時，寫書的動機更是強烈。我從美國帶回很多航空護理的書籍，當作寫書的參考。關於理論的部分，我可以直接翻譯美國的書籍，不過，在實務上，因為台灣的軍機和美國的不一樣，所以我爬上了C-119、C-54、C-130等每一架軍機，用手繪的方式將機上的配備、位置、床位等畫下來，完成了《航空護理學》。



因為《航空護理學》的出版，我獲選為第十九屆國軍英雄，並蒙當時的行政院長蔣經國先生接見，《中國時報》還以「國軍女英雄——徐南麗的殊榮」做特別報導。第二年獲國防部推薦當選為第六屆十大傑出女青年並代表十傑致詞。那一、兩年真是意氣風發，HIGH到最高點！



上 / 一九七四年，赴美航空太空醫學院深造畢業。



左 / 一九七六年當選第六屆十大傑出女青年，登上《奮鬥月刊》封面人物，並代表十傑上台致詞。